

# 時間的終點

## The End of Time

Faith and fear in the shadow of the millennium

亞馬遜網路書店  
強力推薦好書

作者 Damian Thompson 譯者 賈士衡



J. G. Ballard : 「Damian Thompson所寫的這本書，描繪出世界末日的戰場藍圖，結構嚴謹，觀點恢宏。」(每日電訊報)

Felipe Fernandez-Armesto : 「鬼斧神工，譬喻精妙，深具說服力，讀之愉悅，思之惶恐！」(獨立報)

# 時間的終點

The End of Time

Damian Thompson 著

賈士衡 譯

## 時間的終點

NEO 系列 1

---

作 者／Damian Thompson  
譯 者／賈士衡  
出 版 者／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葉忠賢  
總 編 輯／孟 樊  
登 記 證／局版北市業字第 1117 號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 號 5 樓之 6  
電 話／(02)2366-0309 2366-0313  
傳 真／(02)2366-0310  
印 刷／偉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蕭雄淋律師  
初版一刷／1999 年 6 月  
定 價／新台幣 360 元  
原文書名／The End of Time: Faith and Fear in the Shadow of the  
Millennium  
Copyright ©1996 by DAMIAN THOMP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EIL LAND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1999 by YANG-CHIH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sale in worldwide

---

南區總經銷／昱泓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嘉義市通化四街 45 號  
電 話／(05)231-1949 231-1572  
傳 真／(05)231-1002

---

ISBN 957-818-016-0

網址：<http://www.ycrc.com.tw>

☐E-mail：[tn605547@ms6.tisnet.net.tw](mailto:tn605547@ms6.tisnet.net.tw)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時間的終點／Damian Thompson 著；賈士衡  
譯.-- 初版.-- 臺北市：揚智文化，1999〔  
民 88〕

面：公分.-- (NEO 系列；1)

譯自：The end of time : faith and fear in the  
shadow of the millennium

ISBN 957-818-016-0 (平裝)

1. 世界末日 (基督教)

242.6

88006817



「NEO 系列叢書」總序

1

# 「NEO 系列叢書」總序

Novely 新奇・Explore 探索・Onward 前進

Network 網絡・Excellence 卓越・Outbreak 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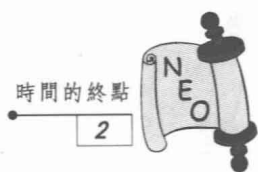
世紀末，是一襲華麗？還是一款頹廢？

千禧年，是歷史之終結？還是時間的開端？

誰會是最後一人？大未來在哪裡？

複製人成為可能，虛擬逐漸替代真實；後冷戰時期，世界權力不斷地解構與重組；歐元整合、索羅斯旋風、東南亞經濟危機，全球投資人隨著一波又一波的經濟浪潮而震盪不已；媒體解放，網路串聯，地球村的幻夢指日可待；資訊爆炸，知識壟斷不再，人力資源重新分配……

地球每天自轉三百六十度，人類的未來每天卻有七百二十度的改變，在這樣的年



代，揚智「NEO系列叢書」，要帶領您——  
整理過去・掌握當下・迎向未來  
全方位！新觀念！跨領域！



## 有關本書的書評

「湯普森在撰寫本書時，以恰當的比例，表現了他個人的實力：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對於聖經研究有素的學者、國際性的散文作家、時務的敏銳觀察家。他對於十一世紀的事情和二十世紀的事情同樣在行。對於處理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資訊同樣得心應手，對於天主教神學的奧秘和美國民團運動的威嚇同樣嫺熟。這本對於天啓思想及其對人類行為重要性的極佳概論，為最近特殊和令人煩惱的千禧年事件，提供了一個系絡和識見。它也助我們為未來兩年做準備，未來兩年可能發生更為瘋狂的事件。」

——小瑞斯騰 (James Reston, Jr.) 《威爾遜季刊》(Wilson Quarterly)

本書是對千禧年來說令人著迷、使人心緒不寧，可是也富同情心的研究。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湯普森是《每日電信報》有關最近宗教事務的記者。他接近當代『終點時間』運



動，如威可、天門教、新時代、東京真理教的脈動。這本書有極佳的歷史爬梳，現在仔細觀察較早的千禧年事件與當代全球性令人著迷的現象；這些現象隨著紀元二〇〇〇年的接近愈演愈烈。當紀元一〇〇〇年經過時，人們的回應是什麼？——那個時候沒有人戴錶，而且很少人覺察那是哪一年？為什麼宣布時間終點和一個新時代開始的運動，它的發生會配合某些自然與經濟的災難，而不配合另一些自然與經濟的災難？人們是如何回應許多未應驗的千禧年預言的失望？如果目前的預言不如預期的展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本書資料豐富，並能使讀者全神貫注。」

——《新時代發行與零售聯盟書評期刊》（NAPRA Review）

「寫得很好、研究工作做得很好、有娛樂價值，值得大力向所有圖書館推薦。」

——《圖書館學報》（Library Journal）

「作者湯普森在天門教自殺事件的屍體中以及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的瓦礫中，測定若干人的破壞工作。他們為一個古老而危險有力的幻覺所激發，這個幻覺是說在災難性的天啓情節之後，是一個和平與開明的天堂般的千禧年。這一部對於神學有罕見瞭解的文化史，先指認出千禧年和天啓信仰在祆教、希伯來宗教和基督教中的根源，而後探討這些有揮發性信念所一再造成的社會政治爆發事件。許多人會驚訝的發現：在威可



被殺的大衛教派分支教徒，其行動所根據的悲劇性的腳本，曾經在十六世紀的歐洲使成百的農民喪生。類似的，湯普森說明納粹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由世俗的千禧年信仰中得到許多力量，雖然這兩種觀念學均已失敗，但這樣的信念卻繼續縈繞日本、韓國，尤其是美國。美國浸信會的牧師和新時代的教主，同樣以不祥的預感和希望奇異的配合，以迎接紀元二〇〇〇年。這是一本有見識和非常應時的書。」

——《書目學報》（Booklist）

「湯普森的這本不尋常的書，其本身便是一個真正的啓示。它是國際大決戰作戰計畫的詳圖，也是去天堂和地獄的指南……一本絕佳和動人心魄的記述。」

——巴拉德（J. G. Ballard），《每日電信》

「既可靠又容易瞭解。可讀性極高……一本非常傑出的著作。」

——柯恩（Norman Cohn），《千禧年的追尋》一書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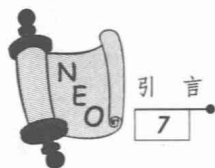
當紀元二〇〇〇年迅速接近時，世人正目擊天啓信仰令人煩惱的復活。在拉丁美洲的遠東，上百萬的人每年皈依基本教義派的基督新教，其教義說基督的第二度來臨近在咫尺。在全球各地，聖母瑪麗亞的顯現，預言下一個千年開始以前邪惡勢力的崩潰和羅



馬教廷的勝利。威可和真理教可能是成千上百極端天啓信仰教派的先鋒。湯普森檢討天啓信仰的根源，以及其在現代社會發展上往往不爲人所認識的作用。這本風格新穎的書，重新說明我們對於時間和信仰的概念。

本書可喜的令人毛骨悚然，古怪得令人著迷，而且筆力萬鈞。使讀者高興的看，害怕的默想。

——亞默斯托 (Felipe Fernandez Arnesto)，《千禧年：過去一千年的歷史》  
(*Millennium: A History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作者



##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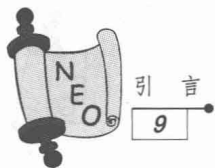
一個名叫百福斯（Byrhterth）的盎格魯—撒克遜修道士曾經說過，一千應當被視為一個「完美的數字」，他寫這段話時紀元一〇〇〇年剛過不久。他的主張所根據的理論是說，上帝將世界的歷史分割為連續的時期，每一個時期一千年。但是他又加上很有用的一句：「這些時代不包含完整的年數」，有的長，有的短。

對於一千年的意義弄不清楚，是西方文明一個持久的特色。一九九〇年代對於這個题目的興趣復甦，正如所料。大多數人都知道一千年的意義，不僅是過了一千年而已。不需要人告訴他們說，跨越這個障礙有心理上的衍生結果，他們可能已經感覺到焦慮與興奮的小小刺痛，媒體稱這樣的焦慮與興奮為「先千禧年緊張」（Pre-Millennial Tension）。他們也知道它與稱為「千禧年派」群體的怪異行為有關；但是他們常常出乎意外的聽說一千年稱為「千禧年」時，是神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使用的一個專門名詞，與日期沒有關係。再者，很少歷史稱之為千禧年的運動，是由紀元一〇〇〇年或二〇〇〇年所啓發。



因而，確切的說，什麼是一個千禧年信徒（millenarian）？照其最嚴格的意義來說，這個字是指每日希望新約聖經中最後一卷〈啓示錄〉（Book of Revelation）中所形容的「千禧年」開始的人。這個典籍又稱《天啓書》（Book of the Apocalypse），它是新約聖經中最後和最引起爭論的一部分。它包括一連串「終點時間」的奇異幻象，其間基督和撒旦魔鬼的力量在令人腸胃翻攪的暴力和殘酷中鬥爭。在〈啓示錄〉的最後，停戰一千年，在這一千年的中間，撒旦被監禁，而基督和祂的聖徒統治地球——這便是「千禧年」；而那些期盼這一千年的樂園隨時開始的信徒，因此被稱為「千禧年信徒」。

當對於人類行為的研究不斷演進時，大家逐漸明白：雖然對於新世界即將來臨的信仰似乎會造成特殊的行為模式，可是這個現象不只是照字面上相信的〈啓示錄〉中的那種千禧年而已。有的社會科學家用希臘文中表示一千的字「Chiliasm」來形容基督教直接由〈啓示錄〉所啓發的千禧年思想。我們不必過分擔心這個分別，但是我們應該接受一般的觀點，也就是千禧年思想可以納入幾乎任何宗教乃至世俗觀念論的構想。現代的社會學家欣然把「千禧年派」一字用在由回教「將於世界末日降臨的救世主」運動到美蘭尼西亞人（Melanesian）的船貨教派。柯恩（Norman Cohn）的說法也得到廣泛的支持；他說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代表世俗千禧年論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和納粹主義的確符合《美國宗教百科全書》（*American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給這個現象的定義，也就是「它是一種信仰，相信世界的終點將到，接下來的將是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



有無盡的豐裕、和諧、聖潔和公正」（幾乎不用說，千禧年論的公正觀念，不是「國際人權法庭」的公正觀念）。

有些人相信，我們的世界正堅定的走向完整和神奇的轉型，屆時舊怨將報復，舊帳將還清，選民將獲得報償。過去二千年的歷史，說明這些人的反應也大致會類似。所有的千禧年運動，其特色都是源自其擁護者不正常的行為——從退隱到荒野去等待終點以至於想以想像不到的暴力行動使終點到來等等。不論用什麼樣的方式，他們都釋放出龐大的感情精力，給了這些運動一種使命感。同樣的模式會突然出現在時空相隔遙遠的運動上，譬如，主張千禧年論的群體很容易改變方向，趨向對性行為極端的態度：或是禁止性行為，或是不分皂白的享受性行為。千禧年的本體感也具有特色，它總是帶有自戀、自以為是的性質。這點也無足為奇，因為這些群體認為只有他們將見證終點，也會在終點存活下來；而且它也是偏執的，美國歷史學家蘭德斯說：「在最後戰役中這麼重要的任何人和任何群體，必然預料無所不在的邪惡力量是專為針對他們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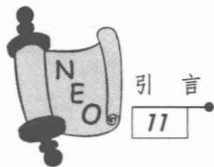
因而，千禧年論者的狂熱行為，與他們特殊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都對這樣的運動如何興起，比對這些人的末世學的幻想感興趣得多；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有不同的意見。有人想說所有的千禧年信徒都是「原革命分子」。「相對缺乏」一辭，往往被用來形容「讓被剝奪者發展對已確立的秩序不可控制的憤恨」的經濟不平衡。而這樣的憤恨，不化為政治活動的實踐主義，而化為不受傷害和逃避的幻想。



另有一派思想家堅持說，千禧年的思想總是起於文化間的衝突，一種文化在科技上較另一種文化優越。還有一種理論則集中注意力於天然和經濟的災禍，它主張只有這樣的現象足以令人迷惑到產生千禧年的思想。

所有這些理論均可由彼此有極大差異的各種文化中收集到證據。譬如，災禍學派指出在黑死病爆發以後，立刻重新出現若干革命性自答者的行列，也指出發生在美洲土著民族鬼舞（American Indian Ghost Dance）以前的軍事失敗和被迫遷移。不過，後者同樣適合以文化衝突為根據的理論。重要的是，這些照說敵對的千禧年理論，並不永遠是互相排斥的；應當一提的是，它們之中也沒有任何一個說法是令人完全滿意的。為什麼巴西在十九世紀晚期的久旱會引起許多千禧年運動，但又為什麼千禧年運動沒有發生在更嚴重馬鈴薯飢荒的愛爾蘭呢？一九二三年的東京地震引起千禧年運動，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卻沒有呢？或許統一的千禧年理論是虛幻的，而且和歷史發展的綜合理論一樣過時。

可是，若說政治和經濟變遷在產生這一種奇異心態上不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又是可笑的。對於捲入千禧年運動者的心理學研究說明，這些運動不比傳統的宗教或政黨會吸引更高比例的精神病患。因而，我們不得不下結論說千禧年想法往往是從在身分、財富、安全和自尊方面缺乏的感覺產生。再者，它往往也發生在危機的時期。一位時事評論家說，這樣的危機時期，可以像城市的被洗劫一樣喧囂和劇烈，也可以像由孤立的農



業群落轉變到工業大城市一樣微妙和拖延。易言之，它可以發生在幾乎任何地方、任何時間。

千禧年信仰理論真正的問題，是在於這個概念本身的狹窄。它與天啓的信仰不盡相同。天啓的信仰主張，人類已瀕臨我們所知世界的終點，但並不一定想像會有狂暴或突然的改變。所有的千禧年說都是天啓性的（「天啓」一字（apocalyptic）來自希臘文意指「顯示」一字），但並非所有的天啓信仰都是千禧年信仰：事實上絕非如此。著名的千禧年信仰者，由自我鞭笞的中古農民到美洲印第安蘇族（Sioux）的鬼舞，如果不是經臨床被診斷為瘋狂，也達到了羅森（George Rosen）所謂的「跡近瘋狂」的地步。我們在一般的人群中相當容易的便可認出他們來，現在尤其如此。我們在世界末日宗派和教派令人困擾的現象中看到它。當我們到達基督教第二個千年之末時，它更為凸顯。世人到今天還想瞭解：無疑是千禧年派的真理教，他們在東京地鐵施放毒氣是爲了什麼？教派分子在我們城市神經中心施放毒氣這種可怕的景象，使我們更認爲千禧年論者是局外人，外來的侵略者。它使我們舒舒服服但錯誤的以爲：在宗教狂熱的千禧年信徒與社會其餘的人之間，沒有共同立場。

但是實際的情形是，當我們接近紀元二〇〇〇年時，天啓信仰的持久與成長證據顯得多。甚至在那些怎麼說也談不上「相當缺乏」的人之間，它也流行。我們可以確信，在東京地鐵受傷的五千人中間，也有不少人本身有「終點時間」的信仰。許多日本



最成功的新宗教運動都富有強烈的天啓色彩。事實上，在世界各地，天啓式的宗教都史無前例的吸收到許多新的教徒。每一年在第三世界國家，有上百萬的人皈依爲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該教派宣稱基督即將第二度降臨。

在從阿根廷到日本傳統主義的天主教圈子中，大家對於聖母瑪麗亞在世界各地的顯現愈來愈興奮，這些顯現預言在紀元二〇〇〇年以前，「邪惡勢力將崩潰」，而教廷將大獲全勝。我們也可以感覺到「新時代」運動對於災禍性「地變」和從地球以外來的音訊的著魔，也滲透進一般的世人。預言災禍即將到來的書籍，經常是最暢銷的書。再者，幾乎所有這些書籍，都預言在千禧年週年前後，這些變化將達到極點。

紀元二〇〇〇年的到來，爲何能驅使上百萬的人走向天啓信仰？許多基督徒很明白基督不是誕生在紀元一年，他們爲什麼會認爲這個日曆上的變化會這麼重要？甚至更奇怪的，爲什麼新的一千年的展望，會使上百萬非基督徒非常興奮？本書想要解答的正是這些問題——它研究一系列在一九九〇年代全球各地發生的深遠改變，由這裡面去找答案。但是在我們可以這樣做以前，必須先研究大家往往疏於認知的西方文明發展中天啓說所發生的作用。我們將發現對於「終點時間」即將到來的信仰，不是張貼布告的劫數先知的禁區，它是歷史的一個最大驅動力量。



## 導讀

賈士衛

「終點時間」是基督教神學中的一個概念，它是千禧年說的一部分。

舊約聖經中的〈但以理書〉(Book of Daniel)，預言基督在世上建立天國，在此之前人民得過漫長的艱苦時期。新約聖經中的〈啓示錄〉(Book of Revelation)，用本引言中的話來說：「包括一連串『終點時間』的奇異幻象，其間基督與魔鬼撒旦的力量，在令人腸胃翻攪的暴力的殘酷中鬥爭。在〈啓示錄〉的最後，停戰一千年，在這一千年的中間，撒旦被監禁，而基督和祂的聖徒統治地球，這便是『千禧年』，而那些期盼這一千年樂園隨時開始的信徒，因此被稱為千禧年信徒。」

由於〈但以理書〉和〈啓示錄〉，一千這個數字和其信仰有了強烈的末世學意味。紀元九九九年時，許多人非常恐慌，相信隨著基督誕生以來一千年的結束，歷史便過完了。而紀元二〇〇〇年的到來，更驅使成千上萬的人走向天啓信仰，以為人類已瀕臨世界的終點。

本書是一部探討千禧年這個主題的文化史。《書目學報》精簡的說：「它先指認千